



东涌情韵

知名散文诗作家眼中的东涌



中共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委员会
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人民政府 编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I267
2012530

阅 览

东涌情韵

知名散文诗作家眼中的东涌 

中共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委员会
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人民政府 编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涌情韵 / 中共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委员会, 广州市番禺区
东涌镇人民政府 编著. —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2.8
ISBN 978-7-80240-964-4

I. ①东… II. ①中…②广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0421 号

书 名	东涌情韵
编 著	中共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委员会 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人民政府
责任编辑	郝永伟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德义印刷厂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0.25
字 数	150 千
印 数	4000 册
版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2.80 元



东涌情韵

知名散文诗作家眼中的东涌



中共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委员会
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人民政府 编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《东涌情韵》编委会

——序散文诗集《东涌情韵》

张宇航

顾 问：张宇航、陈惠琼

主 任：陈炳根

副主任：麦旺发、麦羨贞

编 委：何泉明、梁根全、姜志文、何杰铭、高钜明

苏兴华、郭意全、何 霖

主 编：何 霖



东涌，一颗迷人的明珠

——序散文诗集《东涌情韵》

□张宇航

都说海中的蚌，能育出美丽绝伦的珍珠。其实在珠江入海口大沙田，勤劳的人们也亲手培育了一颗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明珠。

这就是东涌，一个让商家分外垂注、适宜创业的地方，一个令作家、艺术家、摄影家流连忘返的创作之源。色彩斑斓，并且愈加丰富。

你看那延绵的蔗田，酿造了年复一年的甜蜜；那碧绿的蕉林，流淌着溢满岁月的香甜，轻轻地，沁入肺腑。

你看那宽敞的厂房，产品五光十色；那热闹的商场，商品琳琅满目。还有大榕树下，路边涌旁，瓜果飘荡着诱人芬芳，海味传递出丰收喜讯。游客纷至沓来，分享水乡渔农生活的富庶。

你看那青砖黛瓦的门楼、房屋，无不演绎着乡土文化，风情万种。石桥流水、渔船小艇，满载了欢声笑语；村头巷尾、广场戏台，常常是轻歌曼舞。既有珠江流域文化的积淀，也有海洋文化的润泽，相得益彰，如火如荼。



你看那美景如云的林荫绿道，奇花异草，风光处处。驿站开门迎客，长廊挂满硕果，给人以家园的温馨，更像漂泊者的归宿。漫步神游，秋千荡悠，好一幅安宁画图……

于是，散文诗人结伴而行，来东涌踏青，来东涌采风，共同寻觅和享受南国家园的幸福。刘虔老师从北京飞到岭南水乡，以诗当歌送给东涌：“八百年岁月，八百年日出与日落，都积淀在河海相约相激相搏的拥抱里。浪声里生，浪声里长，浪声里垦殖与熟稔。犬吠中那草屋船蓬上第一缕炊烟的升起，就是带着先民体温与祈祷的旗帜”；王剑冰老师以中原汉子的眼眸，去看东涌女子龙舟队，得出与河南戏剧传说的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的诗句：“谁说女子不如男，东涌女子龙舟队的女子一般人不敢小觑。平时柔柳一般，怎么会是在区里市里赫赫有名的骁将”；散文诗人何霖感动于东涌的美好，但愿长作“贵州惠水籍广州番禺人”，常常能信步《走进吉祥围》：“我以为，它是个延续历史的支柱，四周的楼群是在它的脊梁上崛起的。走进吉祥围，我和寂静对峙着，眼睛从围内移向围外，等待一个新城的诞生”；作家王景喜钟情于东涌的蝴蝶楼：“一座两层的小楼，小巧、典雅，淡淡古旧的黄，夹杂着片片灰黑的斑驳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静静伫立。这栋漂亮的小楼，有一个漂亮的名字——蝴蝶楼……风雨中的蝴蝶楼，见证着番禺鱼窝头的春秋四季，述说着一段尘封的历史”。

于是，散文诗人文思泉涌，赞东涌靓丽，颂东涌辉煌，齐声抒发和表达心中激荡的情愫。祖籍陕西现居广东中山的散文诗人黄刚，对大沙田咸水歌特别有感情：“迎亲的婚船摇啊摇，走过沙鼻梁河涌，将河水摇成新郎新娘幸福的涟漪。榕树婆娑，一缕一缕的榕须随风摆动，生动了一挂挂爱情的华章。大沙田的歌谣，飘啊飘，飘过一个又一个世纪”；来自荔乡增



城的文联主席巫国明,更喜欢品尝《甜甜的东涌》:“北方的青纱帐呀,南方的甘蔗林……你这大地上最甘甜的植物,你这南方长得最高的庄稼……我生命中的苦辣酸咸,注定要与你的甜组合,组成人生完整的五味,构筑出人生的圆满”;而广州来的老诗人单丹,则对东涌水上人家过去住的茅寮有深沉的联想:“茅寮也像锥子,将苦难的根直插地心,也将弱不禁风的希望插入白云……在新世纪,不少年轻人已淡忘了茅寮这个词,但长者们不会忘记,历史不会忘记,岁月老人更不会忘记东涌镇兴起的原点——茅寮”;番禺土生土长的诗人邬志坚,深爱着驺江河:“她随波逐流,养育着千家万户,滋润着千顷良田,编织了东涌的十里河网;它潮起潮落,审视天地的风云变幻,记忆社会的兴衰沉浮,见证东涌的百年沧桑”;女诗人李粤庆以细腻的笔端,去表述《东涌风情》:“接触到东涌,感觉风也浓,情也厚,合在一起讲怕本来钝拙的思维会不清晰,于是乎将其分开,试着各说各,或许能够较为鲜明……东涌的风有声有色、有姿有形。风中裹着情……风 and 情还是没分开。东涌昨日风情依然,今日风情万种,明日风情话美景。”

于是,便有了这本散文诗集,凝聚着散文诗人对东涌的爱慕与祝福!天长地久,如倾如诉……

2012年5月10日于广东省作家协会

(张宇航,男,中外散文诗学会广东分会主席,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)



目 录

东涌，一颗迷人的明珠(序言)	张宇航(001)
东涌情愫(八章)	何 霖(001)
东涌九章	王剑冰(008)
我把我的歌送到你心上	刘 虔(013)
岭南水乡短章	柳 萌(017)
东涌掠影	查 干(019)
东涌写意(五章)	陈惠琼(024)
东涌交响组曲(五章)	李松璋(029)
东涌的河流(外一章)	黄金明(035)
蝴蝶梦	王景喜(038)
东涌吹送着历史的和风(三章)	唐成茂(042)
神游东涌(三章)	江 涌(044)
东涌(六章)	黄 刚(047)
燃情东涌(五章)	林永泽(053)
东涌的前世今生(八章)	丹 菲(056)
东涌之行(五章)	木 京(060)



诗意的绿道	白炳安(064)
历史的若干碎片与不二时光(三章)	宋庆发(067)
甜甜的东涌	巫国明(069)
不辞长作东涌人(五章)	何百源(072)
东涌绿韵	刘振炎(076)
昼民·茅寮·咸水歌(三章)	单 丹(078)
蝴蝶楼挽歌	周铁珠(082)
骊岗河的记忆	邬志坚(086)
走进东涌(三章)	刘华珍(089)
啊,水上绿道	张远环(092)
幸福东涌(外三章)	秦建中(094)
东涌二题(二章)	刘玉平(097)
梦里水乡吉祥围(四章)	曾 平(099)
欸乃声中	马云洪(103)
东涌采韵(二章)	罗 西(106)
东涌走笔(二章)	何腾江(109)
东涌风情(二章)	李粤庆(112)
东涌散记(四章)	宁 越(115)
时间·农耕文明的博物馆	叶清河(119)
鹿苑桃花	黄宏欣(121)
蝴蝶楼沉思	蓝 紫(123)
吟梦蝴蝶楼	吴 忠(126)
在东涌,我听见龙舟的合唱(外二章)	登围墙(129)



东涌拾贝(五章)	陆艺尹(133)
东涌散章(三章)	曾丽琼(138)
顺着一条河看东涌(三章)	李小娴(141)
情寄东涌(三章)	郭培坤(144)
感受东涌(三章)	梁锡潮(147)
后 记	何 霖(150)

走进吉祥围

每逢过年过节，大姐在此安置礼炮，无数次将米定沙的时候。

那是正午时，鞭炮声从苏氏在此款款沃土，播下希望，于是有了吉祥围。

如今，水影远去，人已作古。东涌人以一种开拓的精神展示历史。

就这样渐渐兴起，以古典的韵味，陈列于水乡的佳境。

一砖一瓦渗透历史内涵，一梁一椽刻画历史焦点。

吉祥围不高，气宇轩昂，吉祥围不高，智慧凝结。

它肩负重塑历史的责任，内心深蕴水乡特有的景致，以一种醇厚的文化存在。

它青砖黛瓦，飞檐翘角，以自己独有的韵味，将水乡风情留在吉祥路上，所以，它始终维系着一种新颖独特的建筑。

路人将至，环古，望亭，站在水洗般的街道，感受沙田水乡的变迁。

一切都在预计中改变，水龙与石块，木头与青砖，置身于这古老而醇厚的背景中，聚拢而舞承。

我以为，它是个承载历史的支柱，四周的楼群是在它的脊梁上崛起的。



东涌情愫（八章）

文 / 何霖

走进吉祥围

曾经的岁月里，大海在此安营扎寨，无数次捎来泥沙的问候。

清雍正年间，顺德碧江苏氏在此淤积沃土，围垦造田，于是有了吉祥围。

如今，水影远去，人已作古。东涌人以一种开拓的精神展示历史——

就这样姗姗来迟，以古典的态势，陈列于水乡的田畴。

一砖一瓦渗透历史内涵，一梁一栋细刻历史景点。

吉祥围不高，气宇轩昂；吉祥围不宽，智慧凝结。

它背负重塑历史的责任，内心深藏水乡特有的景致，以一种岭南的文化存在。

它青砖黛瓦、飞椽翘角，以自己独有的特色，将水乡风情写在吉祥路上，所以，它始终维系着一种新颖别致的理念。

游人将至，怀古，望亭。站在水洗般的街道，感受沙田水乡的变迁。

一切都在预计中改变，水泥与石块，木头与青砖，置身于这古老而喧嚣的背景中，深刻而隽永。

我以为，它是个延续历史的支柱，四周的楼群是在它的脊梁上崛起的。



走进吉祥围，我和寂静对峙着，眼睛从围内移向围外，等待一个新城的诞生……

倾听盛世强音

咚铿咚锵，击鼓声震耳欲聋；唉唷唉唷，划船声欸乃不绝。可曾听到，这些水乡的音符，如一阵风似一阵雨叩击着历史的门环？

在吉祥路上，一座青铜浇铸，镂雕蕉叶、龙舟、岭南建筑的直径是8米的巨鼓，鼓上伴以水乡人划桨击鼓的造型，在九层青石顶托上，在蓝天白云下，在花红草绿中乘风破浪——这就是东涌的主题雕塑“合力东涌”。

它所具有的品质和元素，与岭南文化有关。它就是一本水乡的古代汉语，一首东涌的蛋歌民谣。稍加留意，就能听到音韵在流淌。

这水乡盛产香蕉、甘蔗和鱼虾，更盛产民谣和蛋歌。千百年来，乡村就这样扬起歌谣的鞭梢，将日子赶过一个个季节，春红夏绿，秋收冬藏，最终，赶上了这和谐盛世。

倾听这盛世的韵律，我仿佛看见一个阿嫂坐在茅寮里将蛋歌织成一件件香云纱；仿佛看见一个阿哥划着艇仔，将蛋歌一点点撒入骝岗河中。

静听“盛世强音”，韵律自天国而来，阳光般泼洒，歌声落下去又升起来，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乡村，照耀着生命时光。

倾听乡音，又想起那首民谣：“清雍正，苏氏公，顺德碧江来耕种。沙鼻梁，围垦地，‘吉祥围’旧名初开宗……”

沐浴在民歌里，我们的生活像歌声一样豪放、坦荡和乐观，一声比一声悠扬。

沿着骝岗河岸

我沿着骝岗河岸一路探寻，骑着五颜六色的自行车，像个春天的使者，抑或是个历史的掘墓人。我倾听河水的声音，寻找“蚝



龙”、茅寮以及厝家的痕迹。

沿途有水杉、绵竹、芦苇、红树林，更有院落、木瓜、甘蔗、木棉树与我同行。

三月里，有多少木棉花被春风析出？有多少鱼虾在寻找归期？有多少黑夜四处碰壁？有多少籁响被织在无边的疏雨里？

一路走来，我有幸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姑娘，边走边看堤岸的风景，她有着姣好的面容、飘逸的长发和纤细的腰身，但我们并不相识，我只是在她走后，回头看看她的情影。植物响起了换班的声音，木棉花绽开点点星火，渴望向云朵里的太阳接近；田里的甘蔗一排排倒下，几个农妇包身裹头清理蔗叶，一辆北方来的载重卡车不停地装载。一户农家后院，我与一些不知名的小鸟邂逅，它们把玩着悦耳的颤音，我的思绪碰在小鸟的翅膀上，与各种植物拔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将我的情思引向无边的遐想……

我一直前行，在那个叫骝岗画廊驿站的门前驻足，云雀引路，菊花牵手，把我带到那棵百年古榕下，它硕大的根脉延伸着，我手抚一树老枝读前世记忆。

河堤边，一只木舟在淤泥中旧陶一样横陈，它的身旁，伴着鱼儿和树影，还有阳光投下的斑斓，我的心事，与这船家农事挨得很近！

我沐浴着春风，行走在这生命的河畔，随时都会被一缕蛋歌的清凌凌的调子紧紧缠住，绵绵而悠长，甜蜜且温馨。

漫步风情街

我像往常一样走出门去，四周潮涨的水声悄悄向我漫过来……

走进水乡风情街，就会感受到她长睫的眨动，迷失于绿水古巷中；

大叶榕、小游船、轻音乐、红灯笼、麻石路、特色铺，一条玲珑剔透的水陆街巷。

这里的水流滑滑的明亮，这里的音质纤纤的绵长，这里的风情



楚楚的动人。我的思绪在隐约地舞蹈，我仿佛看见如织的游人穿梭在街巷的痴迷。

流浪的风不安地摇曳，轻拂着街巷的行人，和广场上的民俗雕塑。

两岸的树木遮天蔽日，敞开的妩媚在静静的等待，静候季节的成熟。

在这个充满幻想充满情调的濠涌风情街，我的悠悠之舟泛波而来，我不敢再次划动泊岸之橹，惧怕这种美景被桨橹划成严重的内伤。

于是，我的小船缓缓而行，有些阳光悠悠洒下来；有些涟漪微微荡开；有些疍家阿嫂哥呀妹呀地柔声唱起来。

在歌声抑扬的诱惑中，我一次次接近乡民的坚韧和纯朴，又一次次感受水乡的特质与温馨。

漫步水乡风情街，我欲走还留，仍用心装订一个个遐想的黄昏。

邂逅石磨子

那些年，我在大山的房子里，对石磨视而不见，尽管我吃的食物与它有关。如今，它被机械化抛弃，与那些个打禾机、风柜、石臼等安睡在湿地公园的身旁，与它接近，一种让我震颤的东西来到眼前，谁能拒绝历史？就像拒绝生命一样。

曾几何时，我看见它在茅寮或砖屋里，与撑粉相携，和豆腐为伴。整个村庄的人，在一碗水中流转，从左手到右手，所有的日子只有碗口那么宽。

时光慢慢流走，石磨在废弃的屋檐下憩息，或被移至某个景点看星空碧绿，阳光明媚，任好事者品头论足，记忆犹新。

面对石磨，我被锯齿般的磨盘一轮轮唤醒，那种劳作和生活，生存与苦难，落进日月的手掌，留下传统和精神。

面对石磨，所有的风浪都显得空洞和轻扬，它安若泰山岿然屹立，一动不动，捍卫自己足下最后的领地。



其实，石磨就是一种物质，一块石头的组合，只是我们需要它的时候，才会沿着粮食倒下的地方一路前进……

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只有虔诚的石磨还在原地沉默不语。

约会绿色长廊

走出雨雾的阴影，约会春天酥软的绿色长廊，接受阳光和绿意抚摸的快感。

那些狐尾藻、猫爪草、紫蝴蝶、葫芦、悬瓠、刀豆、老鼠瓜等植物开始吐露芬芳的气息，我满怀激动，于是忆起去年冬天瓜草绿意与名作家到访的有关事情——

面对一丝丝如头发般垂吊的珠帘，舒婷总是爱不释手，还将自己的头发与之相比看青丝哪个长？柳萌说，这是一个绿色乐园，旅游者可以从容吸纳大自然给予的清新绿意；陈世旭在细雨中漫步，感叹这里淳朴的岭南风情和清静的自然景观；朱先树、峭岩、谢鲁渤、陈仲义、徐忠志对风景赞不绝口；任芙康不乏感慨，风光最是东涌好；查干风趣幽默，大发诗兴：“东涌葳蕤的生态走廊，诱得我们眼花缭乱，假如你走入东涌绿道，不要忘了，要心怀虔诚……”王十月顺手牵羊，还创作了一篇《葫芦记》……

许多普通事物，在农业芬芳的气息里，就这样渐渐变得舒展而神奇。

有时，我会看到一对情侣或一家老小骑着自行车游向长廊纵深；有时，也会看到一对老农夫妻，面朝土地，将几棵植物扎根。

很多时候，我与作家们就这样一路前行，将绿意冲洗尘世，冲洗自己。面对绿莹莹的植物，我似乎听见草叶的交谈，但我听不懂物语，只能体味颜色与形体。

泛舟水上绿道

都是慕名而来，以水为镜，在一个叫沙鼻梁涌的埠头驻足。